

孙建军 著

拂雲看山

——
追寻威海历史的遗踪

华
夏
出
版
社



拂云看山

孙建军 著

华文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拂云看山/孙建军 著.—北京:华文出版社,2006.5

ISBN7—5075—3732—1

(新世纪文丛 予青主编)

I.拂… II.孙… III.散文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IV.I·180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6119 号

书 名	拂云看山
著 者	孙建军
责任编辑	张 慧
出版发行	华文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
经 销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	威海市大众报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64 千字
印 张	6.5 印张
版 次	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7-5075-3732-1/I·180
定 价	16.80 元

目 录

文山 / 1

成山头 / 6

无染寺 / 12

赤山法华院 / 18

圣经山 / 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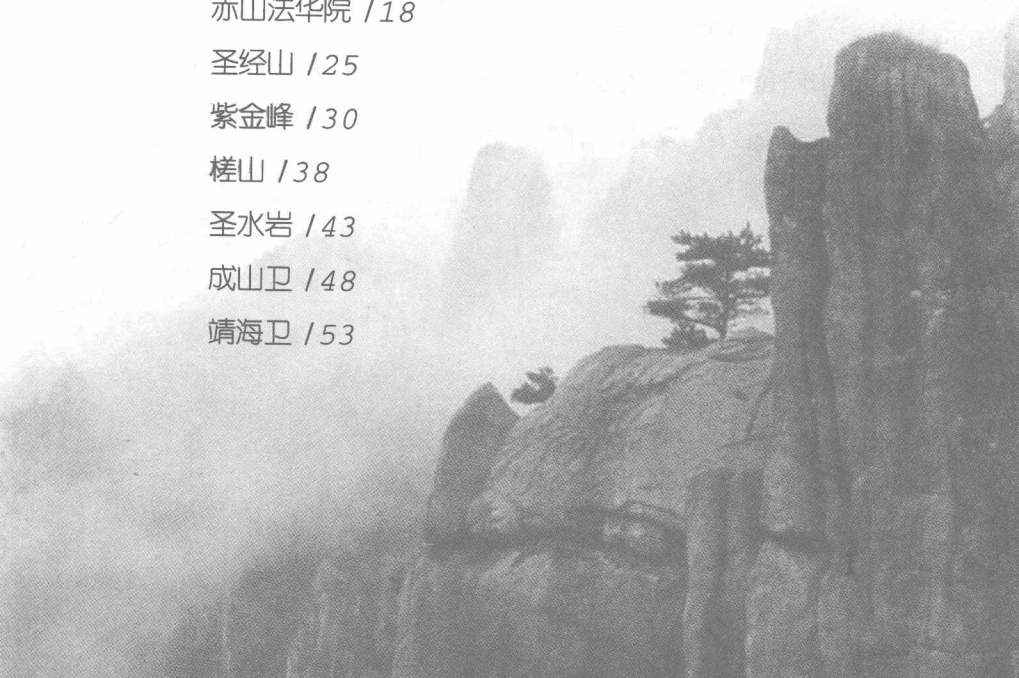
紫金峰 / 30

槎山 / 38

圣水岩 / 43

成山卫 / 48

靖海卫 / 53





威海卫 / 58
文登营 / 63
寻找毕高 / 69
《岫嵎碑》杂记 / 74
读《徐公猷词》想到的 / 78
丁汝昌的最后一个春节 / 84
想起安重根 / 93
走上向阳山 / 99
在营南,我激忿不已 / 106
当年,美军曾在这里碰壁 / 112
韩国散记 / 117
犹忆朝鲜行 / 139
西安纪游 / 156
闽游日记 / 168

我的威海文化之旅(后记) / 194

文 山

说来惭愧,我生为文登人,却从未到过文山。我是曾在文登读过书的,但那时正作着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的大梦,苦读寒窗,闹得又是“悬梁”、又是“刺股”的,既无心也无暇,自不可能来此。

文山,是古城文登的标志性景点。传说秦始皇嬴政东巡(公元前 218 年),曾在此召集当地的文人们登山,文登故而得名,所谓“祖龙驻蹕文士登山古县得名自昔始”(于植元句)。作为文登的一名学子,不来此一游,可以说对不起祖先,也给自己留下了大大的遗憾。

2001 年 5 月 17 日,我们公司捐款十万美金,以资助文登的中小学教育事业,文登有关方面为此举行了盛大的“威东航运奖学金”捐助仪式。文登因自古以来重视教育、多出“学人”而享有“文登学”美誉,把奖学金设在这里,可谓得其所哉。会后,承文登方面的美意,我们一行“佳宾”被安排就近作市内观光,遂得机一

是与斯文沾了个边！

再之上，有新建的“文登学人馆”，展示、陈列着文登历代著名学人的事迹和著述。文登历代教育事业的繁兴，这里都记述得非常详细。“金元之世，文教大兴。大定明昌间，登科甲第代版者，彬彬郁郁，质有其文（仅金大定间，碑载文登进士 20 余人）”。“至明清两朝开科取士 201 科，平均每县进士 30 人，文登考中 62 人”。“清顺治己未科取文登进士 6 名，名动朝野”。对文登一个海隅小邑竟然能够出这么多的读书人，大家都啧啧称奇，连我这个文登人也闻所未闻。因是，我便也有了一种自豪感。

文山之巅，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召文台”。顾名思义，即始皇帝嬴政曾于此大会文人。但这里虽曰“台”，却被修成了一座类似于庙的建筑。里面嬴政君臣依位而列，气宇轩昂的嬴政始皇帝居中，李斯、赵高分侍两侧，前面还设置了一个蒲团。我在此徘徊良久，三思而不得其解。这蒲团是为文人们拜嬴政预备的，还是为其他人准备的？按照文山的传说，显然是为文人备下的。可是，文人为什么要拜嬴政呢！

嬴政是做过一些好事的，统一中国，统一度量衡，“车同轨，人同文”，等等，但这些毕竟离天天吃五谷杂粮的普通百姓有点远了。即使是统一文字，是功而非德，与他“焚书坑儒”的暴虐行径相比，功岂能掩过？我的印象中，文人可以拜孔子、孟子，甚或还有造字的仓颉、造笔的蒙恬、以及造纸的蔡伦……而嬴政，这个坑杀儒

和象征意义了。默默地想着,长舒了一口气,我挺胸走下了召文台,走下了文山。

载《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》2002年第2期

成 山 頭

早几年,我曾数去成山头。司马迁《史记》中有“成山斗入海”句,临此真是感慨万千:大师出手,一笔点睛。一个“斗”字,就把成山凜然入海的气势形容出来。我曾同朋友夜间至成山头等待日出,沉沉夜幕下听激流澎湃,天明之际看太阳喷薄欲出,那种感觉实在是无语形容。我以为,成山头之美,在他的原始、苍凉、粗野、狂放。葡萄牙的罗卡角,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,号称“欧洲之角”,也就是欧洲大陆的“天涯海角”。那里竖一碑,上书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的诗文:“大地在此结束,沧海由此开始”。仅此一句,浓浓的文化味即扑面而来。比起我们的一些景区动辄弄几句大而空的权贵话语,一些不伦不类的伪雕塑,一些美伦美奂的假建筑,相去何止霄壤?

成山头曾留下两位中国古代皇帝的足迹,秦皇、汉武的到来,为成山头增添了无数的神秘和神话。我一向不喜秦始皇,因为他的焚书坑儒,因为他“一统六合”后即忙忙于修长城,弄得天下多少女同胞哭哭啼啼;而汉武帝雄才大略,晚年勇于改过,下“罪己

诏”，让我原谅了他许多的过失，成为我心目中的好皇帝。对于秦始皇这个家伙长期以来居然在万里之遥安享人间烟火，常感忿忿不平。

我也甚不喜欢李斯，看这个家伙对待韩非，真是手黑寡义。自己落难，哭鼻涕摸眼泪地上表《諫逐客书》，苦苦哀求秦王；自己得势便对曾经和自己遭遇相同的同学下手，真真一个小人。虽然李斯人品不好，但并不影响我对他书法上的贡献的仰慕。我看过绍兴稷山的李斯碑，那是一块复制的碑。我曾同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谈，在成山李斯碑旧址附近，复制全部的李斯碑，和能够找到的李斯手迹，建一条李斯碑群，在这里再现李斯的书法文化。比起大兴土木地搞那些不伦不类的塑泥人、仿古建筑，不是更有文化么？言者人微，听者权轻，当然不会有下文。

成山头真正能够令我魂牵梦萦的，是将军庙和邓公祠的命运。将军庙祀的是滕国祥，邓公祠祀的是邓世昌，这两位清国将军在成山找到了灵魂安息之地。这两处古迹所记录的故事、蕴涵的意味，颇发人深省。

“康熙五十一年，海寇抵鸡鸣岛。水营游击滕公国祥，帅师御之。贼众围公舟，公力战死之，贼亦败衄，一方获安。土人思其功，建祠。成山祀之，仅一斗室，名将军庙”。成山卫的“名宦祠”也设供其牌位。道光元年，崇明商人徐复昌出家，携资重建始皇庙，“邑有刁生数人，足智多谋，识昏理暗……道士拟合二祠为一庙，始皇居

中,将军旁坐以侍。诸生曰:‘始皇焚书坑儒,千古名教罪人,将军捐躯御敌,本朝忠臣义士,宜以将军居中,始皇侍焉’。道士谓:‘始皇虽虐,君也;将军虽贤,臣也。子虽齐圣不可先父食,将军胡可以临始皇?’众人曰:‘始皇虽君,去今代已数余代。将军乃昭代人杰,始皇乌得而臣之,必以将军居正’。相争数日不决。”(林培阶《废铎吃》卷三)这场斗争的结果,“诸生”取得了胜利,“徐无奈又筹资在始皇庙前建一座将军庙。几年后,将军庙落成,祠滕国祥”(《天尽头》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2年7月版,第2页)。好一批“刁生”,这正是荣成一方水土的文脉之泉、武运之根。

这是道光元年崇明商人徐复昌恃财而建始皇庙的事情。这次重建始皇庙,不仅夺走了滕国祥庙基,而且还夺其正位并令屈居嬴政的陪坐。嗣后,成山头被“以其雄厚的经济势力和战略家的胆略”(《天尽头》,第3页)进行了第四次改造,将军庙经受了第二次经济风暴的袭击。可惜这一次没能挺过去,滕国祥的将军庙被彻底清除,新建的玉皇庙堂皇登场了。这一次诸“刁生”彻底地吃了败仗,真真领略了经济杠杆的强大威力!

邓公祠的命运有过与将军庙相似的一幕。甲午黄海大战后,因刘公岛被日军占领,邓世昌的木主像被暂寄成山头。因房屋不多,“木主像暂时寄祠于始皇庙后,庙主持又筹划建邓公祠,祠址是始皇庙东的空地。怎奈日后国事日非,世道混乱,修建邓公祠之事很难顾及。20世纪20年代初,江南商家和本地渔民捐资建了一座娘

娘庙，庙址就在筹建邓公祠的位置，邓世昌的木主像继续寄祠于始皇庙中。至50年代，木主像被毁”。比将军庙幸运的是，“90年代，成山头旅游管理部门将复建的成山庙东厢改为邓公祠，祀邓世昌石雕像”。荣成人的卓识，终于让邓世昌的英灵找到了安息地。

说到邓公祠，不能不说光绪的“御赐邓壮节碑”。碑文如下：

朕惟：卫社稷以执干戈，马革慰沙场之志。听鼓鼙而思将帅，龙纶宣黼宸之恩。雕俎既陈，螭文式焕。尔提督銜记名总兵邓世昌，素娴韬略，洵握戎符，统战舰而著勤实。海军之肇造，重瀛涉险，叶丈人地水之师；绝徼策勋，媲美士天山之箭。膺懋赏而荣彰孔翠，锡勇名则队肃虎貔。属敌骑之披猖，值句骊之告警。取兵辽海，瞻星斗而识哥舒；纵火长江，摧燹艘而推公瑾。奋击而寡能敌众，冲锋则义不顾身。军可撼山，期斩蚩尤而献馘；心愿盟水，甘从海若而捐躯。迨遇救而获生，终自沉以效死。虫沙何处，沧波招烈士之魂；鲸筑未伸，賁志宜贞珉之勒。溢之壮节，表厥名称。於戏！誓扫旄头，经百战而风云变色；身骑箕尾，炳千秋而竹帛流光。特峙穹碑，渥承宠命。

光绪二十九年

编修刘若曾恭拟

麟 书恭阅

徐 桐

特授直隶延庆州知州刘凤鏞恭书

广东李福全

重修青山庙首浙宁林兰亭公建

余英增

里人李云楼

这块碑的来历,有不同的说法,但哪一种说法,都离不开成山卧龙村秀才、“里人李云楼”。是他张罗着做成了这块弥足珍贵的邓壮节碑,成为荣成人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代表人物。

荣成以战争年代出将军、“文革”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出大学生两多而闻名,这应该说与当地入长期以来的英雄崇拜情结有关、与他们丰厚的文化传统底蕴分不开的。作为“荣成的标志”的成山,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中最可宝贵的部分,也就在这里。

有人说,始皇庙的屡毁屡建,“充分体现了成山百姓们具有公正对待历史人物的优良传统”(《天尽头》,第237页)。我只能表示部分赞同,相信当地人也不会完全同意。成山百姓优良传统当在将军庙、邓公祠。荣成从来不乏有远见的领导和群众,“1984年政府部门宣布成山为重点自然保护区,一草一木皆不得乱动”,“1998年荣成市政府下文:‘成山头地质遗迹保护区’内,严禁破坏,违者严处”(《天尽头》,第2、3页)。但不幸的是,在而今钱风劲吹的情况下,这些政府决定不堪一击,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

水。成山头被大加改造,正“以新的雄姿,迎接天下友人”。如果你愿意,还可以“再下榻于星级涉外饭店,又可享受大都市外的繁华”(《天尽头》,第3页)了。

惜哉,将军庙!幸哉,邓公祠!

无 染 寺

近翻资料，读《无染寺碑记》，又勾起我对无染寺的神往。

神往，首先因为寺名佳，诗意足。光绪“记”中称：“或曰：其地距乡村辽远，居之者六根清静，得大解脱，故名。”

无染寺，位于文登昆嵛山主峰泰礴顶南麓的一条幽静的深谷里。我曾经数去那里，高高的玉兰树，遍野的映山红，还有从王母娘娘洗脚盆下来的清清山溪，欢快地奔下山去……果然是远离尘世、山水如画的好去处。

我常自感叹我们威海历史上曾备受名人们的冷落，秦皇汉武仅仅一鳞半爪，之后的帝王将相就绝少有人涉足了，而文人学士也是极其吝啬他们的脚步和笔墨。有时候我甚至都企盼把那些贬官们流放一些来，这想法当然有些残忍，但我还是在盼。苏东坡到过蓬莱，李清照到过莱州，近在咫尺却仍裹足不前，我简直有些痛心疾首，这些文学大师们何不稍稍放开一下自己的脚步呢！这东陲之地的确是一片好山水呀！特别是昆嵛山的无染寺。